

亨利·托马斯
达纳·李·托马斯 / 著

Living Biographies Of Great
Po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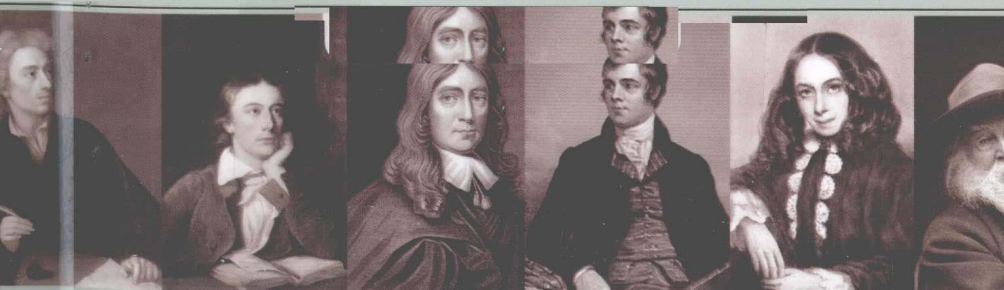
黄鹂 / 译

名诗人

真正的诗才是世上最最永恒的东西。在历史的进程中，
得以幸存的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国家，而是诗人。

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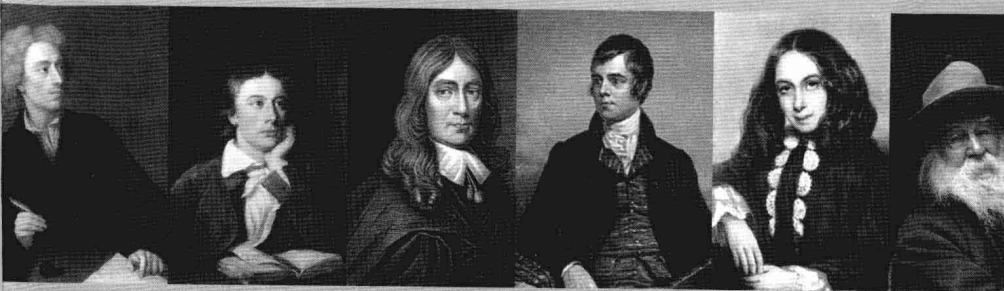
大 | 家 | 小 | 传 | 丛 | 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家|小|传|丛|书



亨利·托马斯

达纳·李·托马斯 / 著

Living Biographies Of Great
Poets

黄鹂 / 译

名诗人的生活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诗人的生活 / (美) 托马斯 (Thomas, H.), (美) 托马斯 (Thomas, D.L.) 著; 黄鹂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

(大家小传丛书)

ISBN 978-7-5306-5704-1

I. ①名… II. ①托…②托…③黄… III ①诗人—
列传—世界 IV. 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5506 号

LIVING BIOGRAPHIES OF GREAT POETS

By Dana Lee Thomas and Henry Thoma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中文简体版经由博达版权代理公司授权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0-216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7.00 元

译者的话

承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不弃，这本
本名人生活写真集得以再版，以给读者。

曾在某刊物上看到一句话：“翻译是遗憾
的艺术。”诚哉。再次浏览一下二十年前
的译文，感到有些字句尚存可以改进或
润色的余地。这就是遗憾。

当初，我是在欣赏原著的写作风格与
内容生动之余看与翻译的。又知读者
诸君亦有同感。

黄鹂

2010年仲秋

原 序

总的说来，世上有三种领袖人物——发言者、探索者和观察者。发言者制定法律，指导行动。探索者调查世界的性质，发明新的工具。观察者阐明世界的精神，宣扬新的真理。

三种领袖人物中，观察者，或是诗人的重要性比起前两者毫不逊色。因为正是他们明确地表达出各个阶级萌发的最美好的思想。卡莱尔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线诗意。我们生来就都喜欢孕育高尚的思想与崇高的希望，但是要用高超的字眼表达这种本能则靠诗人。因此诗人向我们自己阐释了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诗人做的还不止于此。他用人类的词语解释宇宙的神圣法则，他展现我们短暂的生存的永恒结构，他揭示出在事物的明显差异中存在着基本的一致。诗人那音乐般的语言，像对称的叶片，像拱形的天穹，像行星有节奏的运转，表明了同一的真理——世界互有关联的美。每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伟大的创造史诗的缩影。

因此真正的诗才是世上最最永恒的东西。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幸存的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国家，而是诗人。古希腊罗马的物质繁荣在今天只剩下一堆废墟，但荷马和维吉尔的精神美却仍像几千

年前那样具有活力。

因为在世世代代中，诗人都是蔑视死亡的大地的主人，海洋的主人，太空的主人。他们为人类的思想提供的租用期最长最长。当我们其余的人在忙于保护我们那一小块土地，把我们自己分裂为互相竞争的城市和争吵不休的国家时，诗人则把世上的财物看成人类共同的遗产。世界的声音在他们耳中不是各种不协调的方言混合而成的声音，而是一串有意义、有节奏、有音韵的和声。无论他们是用诗歌的韵律，还是用散文的节拍表达思想，都是如此。

不过，要有优秀的诗人——华特·惠特曼这样提醒我们——必须有优秀的读者。这本有关大诗人的故事就是为这样的一些读者写的。爱好真正的诗歌的人——每一代人中都有很多很多——是世界上智力方面最最优等的人。

亨利·托马斯

达纳·李·托马斯

目 录

Contents



但丁 / 001



乔叟 / 011



弥尔顿 / 021



维庸 / 034



蒲柏 / 046



彭斯 / 058



华兹华斯 / 072



柯勒律支 / 082



拜伦 / 095



雪莱 / 106



济慈 / 118



勃朗宁 / 129



丁尼生 / 141



斯文本恩 / 150



布莱恩特 / 164



爱伦·坡 / 176



朗弗罗 / 188



惠蒂埃 / 200



惠特曼 / 211



吉卜林 / 226



Danti Alighieri

但丁·阿利吉耶里

(1265—1321)

I

一二六四年八月，意大利佛罗伦萨城上空出现一颗彗星，它自东往西运行，余迹舒展开来，显出扇形的光华，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这颗彗星，”佛罗伦萨的公民彼此相告，“预示一个伟大人物即将降临。”几个月之后，在一二六五年五月底，阿利吉耶里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取名杜兰丁——简称但丁。

但丁是个悲哀的孩子，因为他五岁丧母，十二岁丧父。他那苍白、瘦削的面孔，金棕色的头发，那双探询的、忧郁的黑眼睛使得他神色怪异。人们称他为“另一个世界上的小诗人”，在那张令人哀怜的小脸对着人们瞧过来的时候，他给予人们的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有一个孩子是但丁特别想看到的。想看，可又不敢。因为贝娅特丽齐——人们称她贝齐——是佛罗伦萨一个殷实人家的小姐。有一天，但丁在一个节日的欢庆会上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满头金发，身穿红色衣裙。但丁寻思，她是自天而降，专门来让他一饱眼福的吧！在

那短暂的一瞥之后，她就离开了那儿。当时他们只有九岁。

几年以后，轮到贝齐看着但丁了。“她在一条街上走过，朝我站的地方看过来，我显得非常困窘，她则彬彬有礼地对我端庄地微笑了一下。”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罗曼史的开始与结束。但丁十分清楚，他对贝齐的热情不可能产生什么结果。他矮小瘦弱，长着一个鹰钩鼻子，说话吞吞吐吐，是个无名之辈。有一次，在一个婚礼上，女孩子们为了逗趣儿，甚至学起他那笨拙的举止和结结巴巴的言辞。他虽然不善于辞令，却长于文字。有朝一日，他要描写贝齐，他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歌颂贝齐的温柔美丽。在贝齐的引导下，他将把他那凡人的热情转化成非凡的诗篇。

II

贝齐嫁给了一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公子。婚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从此，但丁就过着一种“精神上寡居”的生活。他涉足政治，打过仗，与佛罗伦萨艺术界人士一起欢歌宴舞，还热衷于当时一种时髦的运动——猎鹰术训练。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表面的活动，在内心深处，他的生存只有一个目的——把他在见到贝齐的那一瞬间所领会到的幸福感永远保留在诗歌之中。

这首幸福的诗歌是在一颗极不快乐的心灵中逐渐酝酿而成的。但丁具有骚动不安的思想，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骚动不安的时代。佛罗伦萨有两个政治派别在不断抗衡——效忠于教皇的归尔费党^①与效忠于罗马皇帝的吉伯林党^②，大致相当于现代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但丁是个有自由见解，能独立思考的人，对两派都不拥护。事实上，他还单独建立了一个“高级党”——“既是司令，又是唯一的小兵。”有一度，他当选为佛罗伦萨的地方行政官之一，为了稳定政局，他曾把闹倾轧的两派首领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他的密友卡瓦尔坎蒂，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热切地想维护佛罗伦萨的和平。

佛罗伦萨城有了一段和平时期，但是但丁的家里并不太平。他的



但丁·阿利吉耶里

妻子玛杰是个因循守旧、口舌锋利的悍妇,无法理解这个喜欢调情但思想超俗,具有名士派诗人气质的丈夫,但丁也无法容忍这个生性多疑、思想陈腐、动辄发怒的妻子。他们有了几个儿女,但这些孩子决非爱情的结晶。

家庭关系的不睦对但丁的性格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他在街上走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得十分急躁,经常找人争论不休。有时,也和对手打笔墨官司。在一次交锋中,他和他在佛罗伦萨的政敌多纳蒂用十四行诗互相谩骂,结果搞得两败俱伤。但丁说多纳蒂“不仅贪吃,而且好

色；不仅骄纵淫乱，而且偷香窃玉，不仅是小偷，而且是私生子。”多纳蒂则回敬说但丁“是一个懦弱的爸爸生下来的懦弱儿子，是个穷光蛋，寄生虫，是个势利小人，会舔别人拿着皮鞭抽打他的那只手。”

这些指控，尽管生动，却不真实——至少对但丁来说是如此。因为但丁绝不是懦夫，也不会奉承。事实上，正是他的勇气和直言不讳后来为他招致了极大的灾难。但丁身负一项使命去见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世^③，教皇对自己的世俗权力比对自己灵魂的得救更有兴趣，但丁竟然当面指出不能苟同。教皇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里却牢牢记下了，要注意这个出言不逊、自命不凡的家伙。

博尼法齐乌斯决非健忘之人。但丁在准备回佛罗伦萨的时候，接到了被判处流放的指令。罪名呢？盗用公款。但丁想到佛罗伦萨去对付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但是主要的行政长官警告他说，如果他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就将面临生命的危险——他会被活活烧死。

佛罗伦萨的这个青年诗人因此成了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沉默、孤独、忧郁——“一个朝圣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沿着一条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进，以为远远看到的每一栋房子都可能是一家旅舍，发现事与愿违，再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栋房子上面。如此这般，从一栋房子走到另一栋房子，直到一个可以安眠的所在……”

间或，他也在大人物的家里得到栖身之地——不是作为上宾，而是作为乞丐。因为人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只知道他是个被判处死刑的、信誉扫地的政客。贵族们怜悯他，像对狗儿扔出一块肉骨头那样，对他略加施舍之后，又转而和他们的情妇与小丑们调笑取乐去了。作为诗人，但丁终于赢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有一次，一个贵族问他，人们对小丑比对但丁更为关心，究竟原因何在呢？但丁答道：“物以类聚嘛！”

但丁的生活是一种动荡不定、羞辱辛酸的生活，然而，他却以主人在奴隶面前所具有的傲气承受了这一切，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些“很不高贵的贵族”尽管家财万贯，在智力与气质方面却一贫如洗。他本人的财富要比他们的黄金宝石更为坚实持久，因为他具有一副充

满灵感的脑筋。

III

但丁的思想在广阔无垠的空间漫游,从地狱出发,通过炼狱,到达天堂。可是,他的身子却渴望能回到佛罗伦萨那一小块土地上去。他一再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可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却不肯证明他无罪,他们只提出可以对他加以宽恕。但丁气愤填膺,拒绝接受这种宽恕。他写道:“在将近十五年的痛苦与流放之后,难道这就是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衣锦荣归?一个众所周知的无辜之人在遭受迫害之余,难道还应该蒙受如此侮辱?如果让自己像罪犯一般被捆住手脚,则决不是一个有哲学思想的人!如果向压迫自己的人请求宽恕,则决不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诗人!这不是我回归故土的方式!”

他找到了其他方式。他与一群思想接近的流放者联合在一起,试图凭借暴力进入佛罗伦萨城。他们勇气十足,但不幸失败。后来,他脱离了那群流放者。他的身子和他的思想一样,必须独自旅游。“我,一个流浪汉,几乎是一个乞丐,走遍了差不多每一个讲意大利语的地区,向人们勉强地展示着厄运的伤口。我确实是一只无帆无舵的船,被赤贫的火风驱向形形色色的港湾和海滩。”

现在,作为一个诗人,但丁的名声开始慢慢地传入意大利的各个城市。但是人们看到他以后不禁要问,不平凡的天才的火焰是否能在如此不整洁的躯体之中燃烧成熊熊大火?“许多人听到我的名声,可能把我设想成另一副姿态,在看到我之后,不仅对我本人,甚至对我的作品也有了蔑视之心。”

但丁本人,即使在最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不足以引起他人的尊敬。意大利杰出的小说家薄伽丘^④写道:“他的面孔很长,下腭很宽,鹰钩鼻子,下唇凸出,仿佛准备打架似的。……他弯腰曲背,表情阴郁,眼睛深陷,目光忧伤而又带着几分挑战。”决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同伴。“这个但丁,”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乔万尼·维拉尼说,“傲慢、

羞怯、不屑与人为伍，他简直像一个无礼的哲学家，不知道如何与没有文化的人们去打交道。”

但丁就是这样独自一个在活人的世界上来来去去，但是在幻游死人的世界时他并不孤独。他幻想出在地狱、炼狱和天国中有一大群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以非凡的判断和凡人的同情按照他们的功过给予嘉奖与惩罚。没有哪一个诗人塑造过像但丁在其名著《神曲》——死者的不朽史诗——里塑造的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但丁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是因为他对他们作过认真的探索。教皇博尼法齐乌斯曾经威胁过要用火把毁掉，火的概念从此深深地烙印在但丁的心上。他要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对敌人进行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通过火到达永恒，而不是通过火到达死亡。他把地狱中最可怕的部分保留给他的敌人——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世。教皇死于一三〇三年，当时但丁正在创作他的《地狱篇》。“你已经站在那儿了吗？”但丁在幻境中指着买卖圣职者在地狱里受惩罚的坑穴热切地问道：“你已经在那儿了吗？博尼法齐乌斯？”

但丁把他的许多敌人置于地狱的火坑和水穴之中接受惩罚，然而《地狱篇》决不是一首为了个人报复所创作的史诗，它具体而形象地阐述了中世纪的道德原则。人们称但丁为“沉默的世纪的声音”，这是恰当的。在我们这个显然是没有规划的世界里，人们一直在寻求一种设计方案。中世纪的宗教导师们曾试图提供这样的方案。他们说，人类的戏剧具有合乎情理的意义与符合逻辑的情节。美德受到酬报，罪恶受到惩处——不在今生，而在来世。但丁以自由的想象与严谨的构思为来世的“虚无缥缈”提供了“一个归宿，一个名字”。他按照罪行的轻重给以相应的惩罚。他把他的“地狱”分成二十四圈，每一圈各自配备了特殊的刑具，让某一种类型的罪人在其中受刑。在但丁笔下，地狱的地形、布局正如他眼中意大利的地形和布局一样的具体。而且——他的想象力是如此丰富——没有两个所在，两种刑罚是完全相同的。

尽管但丁出于完全正当的理由有着个人的冤苦，他仍然像任何

一个人间的诗人可能做到的那样公正无私。他不仅让自己的敌人,也让上帝的敌人下到地狱里去,不仅让他痛恨的博尼法齐乌斯,也让他热爱的费朗西斯卡下到地狱里去。由于他们的罪行,他惩罚他们,但是由于他们的痛苦,他又同情他们。

让我们陪着但丁在这种最令人激动的幻游中浏览一番吧。

但丁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在一座黑暗的森林中迷了路。当一只豹子、一只狮子和一只狼(象征淫欲、强暴、贪婪)向他张牙舞爪迎面扑来的时候,古罗马诗人维吉尔^⑥营救了他。维吉尔在他著名的史诗《伊尼特》中曾经到过地府,现在,他自愿担任向导,带领但丁再一次游历阴间。

他们一起进入地壳下面,到了地狱的外圈。在这里,但丁遇到一群懒惰成性、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生前并不太坏,但也从不学好。由于他们对是非不加可否,所以必须在地狱里接受惩处。他们得到的处分是,不停地工作,没有片刻休息,“像沙子一般永远在狂风中旋转。”

接着,我们到了地狱的内部。这里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住了生前鲁莽成性的灵魂;第二部分是惯于欺诈的罪人;第三部分,也是刑罚最严酷的一层,监禁着叛徒、奸细和杀人犯。

但丁带我们去到的地方是一个黑暗、恐怖、绝望的所在。“进入此间,希望全无。”在第一层里,生前性格冲动、被情欲支配的灵魂在热河火雨中受着煎熬。在第二层里,生前惯于使用诈术的灵魂被魔鬼用鞭子赶入一潭污浊不堪的臭水里。他们在地狱中满身污秽,令人作呕,正如他们在人世间时道德败坏,令人憎恶那样。这些骗子、伪造犯、窃贼、伪君子,“似乎不会为痛苦而流泪的人们,”不断地被扭曲成各种兽形怪状,受到惩处。最后,在第三层里,我们看到奸细与刺客在接受酷刑。这些灵魂是地狱中最最可鄙的罪犯,第三层是专门为他们设置的,这里是一片冰湖,象征着他们的冷酷的心。他们的身子像一根根稻草似的钉在冰湖里,甚至连他们的呼号与涕泪也在严寒中僵化了,他们的希望也像他们的泪水一样冻结起来。他们绝无从地狱中得到释放的可能。

这就是地狱的三个部分——火窟、泥坑、冰湖。它们针对着三种罪行——情欲、欺诈、残暴。但丁告诉我们，在这三种罪行之中，残暴是最最可怕的。

在引导我们走过地狱的各部分之后，现在，但丁又带领我们进入人类灵魂的旅程的第二阶段——游历“炼狱”。这是一座净界山，死者的灵魂在地狱中接受惩处，得到宽恕以后，可以在这里受到洗炼以便升入天国。巨大的净界山有七层岩石阶梯，矗立在神秘的大西洋中央——在但丁的时代，大西洋还没有受到勘探——山顶上是地上乐园，与天国的最低层相接。从净界山攀上天国之门，路途漫长而又艰巨，但丁只有凭借渴望与希冀的羽翼才能登上顶峰。在旅途上，但丁停下步来与苦苦挣扎的灵魂交谈，鼓励他们奋力向上。“诚实、悔悟和爱的步伐会走出通向上帝的道路。”

当但丁在维吉尔的引导下缓缓向上的时候，一阵仙乐自天而降，起初，隐约可闻，然后，乐声大作，“光荣归于在天的上帝！”

他们就是这样夹在以甜蜜的痛苦悔罪洗炼的一群灵魂之中缓缓地向上攀登着，终于到达天国之门。现在，引路在不再是维吉尔而是贝娅特丽齐，但丁在佛罗伦萨时对她一见钟情，她的早逝使他从此失去人间的欢乐。她引导诗人在光芒之中登上诸重天，直到上帝之座，天国最高层。他们升得愈高，光华愈加绚丽灿烂，贝娅特丽齐愈显得容光焕发。

天国共有九重天，层层而上，各自闪耀着不同形状的光芒。有时，光线形成一只大鹰，有时，合成高耸的十字架，有时，又凝成光梯，直上太空。这些变化无穷的形体是灵魂们无休无止的动作形成的，它们组成的形形色色的光的画景与日出或日落时的壮丽景象相比毫不逊色。

但丁说，人类的语言，即使是最伟大的诗人的语言也无法描绘天国中令人陶醉的花朵、沁香、乐曲与光华。简言之，天国是光——光就是美，美就是爱。天国中的所有精灵都沉浸在光、美与爱之中。在上帝的光辉面前，他们合成一体——“一种无法描绘的欢乐的微笑。”

但丁从天国俯视人间，对于我们的渺小，脸上浮起同情的微笑：

啊,人类愚蠢的虚荣!
有的追求地位,有的追求空洞的赞美;
此人渴望黄金成堆,
那人渴望统治之权;
还有一人,心怀贪婪,
以杀戮同胞为快……
多么无聊的世俗乐趣,
多么无益的自鸣得意!

诗人扫视过人间之后,又转向天国,以高度概括的笔触结束了他的《神曲》:

我举目远望,看到
宇宙纷散的纸张
在上帝妙手安排下
合订成一册书章。

IV

为了弥补饱经挫折的生活,但丁写出了他的《神曲》。他受过放纵,受过追捕,受过鄙视,他要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会受到欢迎,受到亲近,受到赞扬。他曾经出于无奈,乞求过大人物的恩惠,现在,他把自己提高到可以对国王、王子和教皇作出评价的地位。他在人类世界上受过挫败与侮辱,现在,在上帝的世界中,他把自己刻画得得意洋洋。《神曲》是一个饱经折磨的人——也是所有饱经折磨的人——梦想中的庇护所。

这位灾难深重的诗人对一切受苦的生灵都怀有恻隐之心。我的不幸的兄弟姐妹们,全到天国里来吧,来到光的宝座前面。“这首诗的目